

棟盞寒寂不肯棲

少緣

談港大文社兼答友函

有，圓圓滑滑，光光亮亮？還崢嶸否？

最記得的應該是山中的大寨了，那是荷花池後山坡教職員宿舍的地台，文社最初成立的時候，我們都在那裏讀書、討論、交談，成爲一種習慣，文學在生活裏，一種熟悉的親近。人，當然是一群好玩的大孩子，不管現在怎樣，那時的真率，深情，已足夠印成蝕痕。

港大文社和中文文社的溝通是好好的，主要是那時的同學互相認識，對人生都有火熱的情操；最難忘的是中文文社之夜，在新亞圓形廣場的擁抱下，中文文社同學以竹筒盛火，照明水塔，朗誦艾青的火把、戲劇化、激情化，只有年青時候才能夠這樣的……港大文社同學在空曠多風的夜裏，朗誦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儘管文社還未出現過成熟的作品，但他們的努力是不可忽視的，我隨便都可以說出一班有潛質的創作者，可惜現在都不寫了，他們的文章，還可以在文社文集裏找到。不是要來文社拿什麼，而是要帶什麼來文社，帶什麼來，文社就成爲什麼。難得他們都可以打破文人的局限，組織起來，這點很似創建，盤古初期的氣象，把一切都帶進生活裏來，完全的投入；方式很受創建詩作坊的影響，而港大文社的定名，又受到愛荷華作家寫作坊的影響，叫做WRITING WORK-SHOP。他們結合起來，希望搞好大學內的創作研習風氣，這點心事很難求，儘管他們都不是成功的作家，但港大文社總算是一個站；試看看港大的畢業生有多少個是作家？比較有名氣的好像羈魂、綠騎士、杜杜、黃國彬、周兆祥……但他們在校園內會推動過多少文學風氣？

尤其是七六年第四屆青年文學獎停下來時候，文社更發揮了它外揚的作用，百多人的中學生文學生活營之後，中學生自己組織了中學生文社，雖然慘淡經營，不經不覺又三年多了。大胆嘗試的香港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雖然也斯離開香港前還指出它欠缺的實在太多；但攪香港文學史料是一個毫不容易的開端呀！還有大型的五四文學欣賞班，更不是一二個人可以攪得成功的。

時常碰到這樣的問題，爲什麼一個人可以留在文社三年，甚至五年，甚至畢業後還抓着文社，依附着青年文學獎。社會上種種的虛偽，繁複，人事，諸百般令人不滿生厭，而在工作崗位上的忍讓，時常都超越自己良心所可以負荷；除非是麻木了，除非是沒有了情緒；但一個人沒有了激情是殊不可愛的，一個人沒有了情緒是會死去的。於是人只有依存一份理想，或者一種青春的燃燒來抵抗社會上的種種非人化方式。對文社、文學獎是有一份屬母親的血緣感，是廣大的，不是狹義的；對後來者絕對不是用母親束縛子女的心態。只是想，要是能夠沉在水裏，要是在水裏能夠快樂的話，又何必斤斤於上岸呢！爲什麼一定要到達彼岸呢？

佳視無理停業後，攪維園集會前，四出貼海報派傳單；貼海報是青年文學獎的拿手好戲，一星期前，自己才從灣仔貼文學獎海報到銅鑼灣，一星期後，手挽着漿糊、佳視維園集會的海報，又從灣仔出發貼到銅鑼灣，在銅鑼灣天橋四週還有着些青年文學獎海報，但總是不忍心張貼上去，一二次難爲情之後，連佳視的同事也習慣了起來。

文社今年的全港書展，算是每年的傳統盛事。今次書展，他們總動員起來貼海報，竟然連我居住和工作的紅番區也張貼起一張一張黑白分明的文社書展海報，畢竟這是第一次出現在石硤尾、大坑東這樣的落後地區呀，屈指一算來，也走了五年多的路才到達的啊！其實，我只要做一個參與者，做其中的一份子，而不是一個旁觀者。

對過於熟悉的事物，只能斷斷續續地隨想，絮絮地不休。文社真像一個小家庭，彼此接觸深密細緻，由於人數較少，所以密度大，時間長，最重要的是每個人都要用文字呈現自己的感受。一個人儘可以裝假，但從文字上裝扮是很容易被人看穿的；當時大家年紀少，說的話都比較真和爽，所以，幾年以來，文社的隔膜都較少。而青年文學獎呢，則有人在江湖之感，洶湧澎湃，看的較大較廣，但更容易疲倦，很多人一年之後就離隊去了。

香港大學百多年來，這是第一個文社的設立，提倡中文創作、研習、評論。我並不是一個泛文學論者，更沒有宣揚文學至上的論調，也不過份抬舉文社；但在現今社會運動陷入膠持、混亂的狀態，中英關係空前良好，一切的社會運動都是在現有固定的政治經濟基礎上作出局限的改良，而文化戰綫上的鬥爭必然更趨劇烈，在社運中找不到出路的人，部份必然會走向文藝領域內工作，而文社總不能脫離整個社會而孤芳自賞。文學是要不斷創新的，即如生活永遠都要向前創新新鮮一樣，面對着荒唐的香港社會，任由西方價值觀念蹂躪，DISCO·FEVER、PUNK ROCK 侵蝕空洞的年青人的腦袋。面對八十年代，文社有激進化的必需，反傳統、反權威、反文化，在這個傾向多層化科際組合的未來社會裏，關在象牙塔內做功夫只是純粹個人的事。況且，現在連進入中文大學，中文都可以不及格的啦！

若然能終身留在這裏，有何不妥？一種興趣的培養最難尋。能夠活在快樂之中究竟有什麼錯失？進入社會做事的煩躁、孤寂，每日坐八個鐘頭爲了一份不薄的薪水，人爲金錢而活，太不值得，太虛渡此生了！

能寫一些東西總是好的，若果只是無病呻吟，那我情可選擇緘默。

不是自己要離去，也不是不喜歡文社，但要離去總能夠有多樣的解釋。理智的割捨容易，感情的割捨實在太難。

這份心情不在疲倦時寫，恐怕以後再難寫了。要寫得滿意的話，相信永遠都不會動筆。只是有一點感慨，文社要是不能給你看到一個更大的世界，那它又算得上是什麼呢？

港大文社和六十年代的文社潮沒有多大關連，直接影響的是青年文學獎，港大學生會辦的星期四文學茶座，還有二個特色就是創辦的同學多屬中文系，而當時的大本營則是學運風暴眼的明原堂，不過這些歷史都不重要，我也沒有能耐娓娓細說。只是，當年的石板路，究竟是石板磨薄了！還是鞋子多換了幾雙？當年的青年究竟磨成了石卵沒